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时间机器

原著 威尔斯
翻译 林木等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时 间 机 器

原著 威尔斯

翻译 林木等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机器/《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ISBN 7—80112—029—9

I. 时…

II. 中…

III. 科学幻想—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1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875

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78千字 印数: 0001—3000

(每套50本) 总定价: 380.00元

主 编:	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	葛 兰		
编 委:	左 骏	肖艾林	刘叶青
	梁 叠	叶文殊	乔晓艳
	邵建涛	丁德华	陈凌智

前 言

19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

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 20 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梦幻”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非天方夜谭；“空中楼阁”并非海市蜃楼；即使“对牛弹琴”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 70 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 80 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等

一大批文采飞扬的极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作品写作技巧高超娴熟，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创作内容丰富多彩——使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境界！

当科学水平发展到相当高度，很难有新的重大突破。进入 90 年代以后，科幻文学的创作也相对平淡下来。但仍不乏得力之作。如美国克赖顿的《侏罗纪公园》就曾轰动一时。科幻小说仍以其惊人的预见性、非凡的启示性和丰富的文学性而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将极大地启迪青少年儿童的思维智慧，培养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幻丛书》。以中小学生读者为主，兼顾不同的欣赏层次。作品涵盖了中外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名家名篇。选取在科幻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 13 位代表人物的近 25 篇代表作品，改编独立成 15 册。对于其他名家名篇，因篇幅所限，只能改编成小故事与中短篇小说一起按主题分类成 35 册。全套共 50 册。

由于时间仓促，许多作者（译者）没能取得联系，恳请见谅；因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5 年 7 月

目 录

惊人的眼科疾病	(1)
巨鸟岛	(14)
时间机器	(30)

惊人的眼科疾病

西德尼·达维逊不久前突然双目失明、精神失常，闹了好一阵子才恢复健康。这事情本身已够使人啧啧称奇的了；再加上韦达教授的解释，那就更显得神乎其神了。如果韦达教授的解释可信的话，那么意想不到的奇迹就会接踵而来：譬如说吧，你一心想到千万里外的什么地方去，就立刻会到达那个地方；两半球的时间差别也可以缩短。但是令人担心的是：说不定什么地方会有一双神奇的眼睛正在窥探着、监视着我们，把我们的秘密看得一清二楚，而我们还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哩！达维逊发病的时候，我正在现场，一切情况我是亲眼目睹的，因此我写这个故事是当仁不让的了。

事情发生在哈罗工学院。那个地方挺好找，过了高门牌坊就是。当时达维逊独自一人在大间的实验室里工作。我在放天平的小间里写笔记。天下起大雷雨来。雷声、雨声、风声同时迸发，闪电时不时穿过天空，搞得人心烦意乱，工作不下去。猛然间，一声更大的霹雳震得天摇地动，我禁不住心惊肉跳。我听到隔壁房间里有玻璃打碎的声音。我当即停下笔来，转过身子细听，刹那间倒也没再听到什么。冰雹在屋顶上噼啦作响，这屋顶是用起槽的白铁皮覆盖着的，雹子在那上面连蹦带跳，简直是魔鬼舞蹈的音乐。后来，又是“啪”的一声，好像打碎了什么东西。听得出，是一件重东西

从工作台上掉下去了。我一跃而起，急忙跑过去，打开了通向大间实验室的门。

我听到一阵奇怪的笑声，不免吃了一惊。只见达维逊摇摇晃晃地站在房间中央，一脸迷茫的神色。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喝醉了。他并没有看见我，只是两手朝前抓呀抓的，仿佛蒙上眼睛在玩捉迷藏似的，急切地要抓住看不见的东西，可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什么也没有抓着。他自己似乎也感到莫名其妙，说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开始笨重拖动他的双脚，好像他担心双脚要粘在地板上似的。

我向他喊道：“达维逊，你怎么啦？”他听见我的喊声，便转过身来，朝着我，却又惶惑地向四处张望，好像在找我。我不是好好地站在他面前吗？他向我头上瞧瞧，又左顾右盼，可是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是看见了我。

只听得他说：“波浪，还有一条非常干净的双桅帆船。我敢发誓，这是贝罗斯的声音。”接着他大叫起来，“喂！”

我以为他在搞什么蠢把戏。但跟着，我发现实验室里的一只最好的电表已经打碎了，器件的残骸散落在他的脚旁。我说：“怎么啦，老兄？你把电表打碎了！”

他说：“又是贝罗斯的声音。贝罗斯，你在哪儿？你怎么说我打碎了电表？”他说着，突然趑趄趑趄地向我走了过来，“该死的，脚下像是撒了一块块黄油，又滑又难走。”他径直走到板凳跟前，却马上又退缩回来。“没那么像涂了黄油似的了！”他说着，站在那儿一个劲儿摇晃。

我感到毛骨悚然，便向他说：“达维逊，你怎么了？为什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啦！”

他环视了一下周围，说道：“我敢发誓，刚才是贝罗斯的

声音。贝罗斯！你干嘛躲躲闪闪的？”

我意识到他一定是突然间瞎了。便绕过台子，扶住他的胳膊。我有生以来还没见到过像他这样吃惊的人。他猛然一跳，躲开了我，仿佛受到危险的威胁似地，敏捷地采取了一个自卫的架势。他的脸上显露出恐惧的神情。他大声嚷道：“仁慈的上帝！那是什么？”

“是我，贝罗斯。你真讨厌！达维逊！”

我回答他的时候，他跳了起来，两只眼睛直楞楞地望着我。他那种奇怪的神情，我怎么形容呢？——就仿佛目光从我身上穿了过去似的。他开始说话，可是并非跟我对话，而是自言自语。他说：“这里是一片干净的海滨，大白天，清澈明朗，无遮无隐，没处躲没处藏的。”他狂乱地环顾着周围，像是在搜寻什么，然后，忽然大喊一声：“我出了毛病啦！”转身就跑，一头撞在一块大电磁铁上，撞得非常猛，后来，我们发现他竟把头骨和一个肩膀重重撞伤了，当时他后退了一步，几乎一面呜咽着，一面大喊大叫：“天呀，我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呀？”他站在那里，用右手抓住左肩撞在电磁铁上的那块地方，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发抖。

当时我惊奇得不得了，又感到很害怕，但只能说：“达维逊，不要怕。”

他听到我的声音时，又吃了一惊，但比上一次好一些了。我尽可能地用口齿清楚、坚定的声调重复我的话。他说，“贝罗斯，是你吗？”

“怎么，你看不见我？”

他笑了起来说：“我连我自己都看不见。我们究竟在哪儿？”

我说：“在这儿，在实验室里呀！”

“在实验室里？”他把手按在前额上，犹犹疑疑地说：“是的，我本来是在实验室里，但是打完闪电以后，如果还说我现在在实验室里，我死也不信。那是一条什么船呀？”

我说：“什么船也没有。清醒清醒吧，老兄。”

“什么船也没有！”他把我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却又好像马上忘记了，接着，慢条斯理地说：“我想，我们俩都已经死了。但奇怪的是，我感到躯体还存在，我这没有灵魂的躯体，还不能一下子适应，一切很不习惯。我猜想，这条船遭到了雷击。是条很快的船，贝罗斯，是吧？”

“别胡扯，你不是好好地站在实验室里吗！你乱碰乱动，还打碎了一只新电表。要是鲍依斯来了，可不好交代，我在为你担心呢！”

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向图表，说道：“那我一定是聋了，他们开了一枪，枪口在冒烟，可是我听不见一点声音。”

我重新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这一次他不太吃惊了。他说，“哎呀！我确实看见一条小船，绕过海岬驶过来了。”

我摇着他的胳膊，喊道：“达维逊，你醒醒！”

就在这当口，鲍依斯进来。他刚一开口，达维逊就嚷道：“老鲍依斯！也死了！多有意思！”我急忙向鲍依斯说明达维逊正处在梦游病患者的恍惚状态中。鲍依斯听了很感兴趣。我们两人想尽了一切办法，使达维逊脱离非常状态。我们向他提出一些问题，他不仅回答我们，而且还回问我们一些话。我们对他的印象是，他为幻觉所迷惑，幻见到海滩和船只。但是他把情况描写得有条有理，又具体又细腻。他好像指着一条小船似的，说船上有救生船的吊挂，有几幅被风吹得鼓鼓

的船帆。人呆在昏暗的实验室里，耳朵却听他说这种话，简直太奇怪了！

他真的瞎了。毫无办法。我和鲍依斯只好一人一边，搀着他沿过道走去，把他安置在鲍依斯的卧室里。当鲍依斯陪他在那儿说话，顺着他的口气讲些有关海滩和船只的事情时，我轻手轻脚地穿过走廊，去请主任老韦达来看看他。我们主任的声音虽然使达维逊稍微冷静下来一些，但无助于恢复他的神志和视觉。他问他的左手在哪儿，为什么他齐腰陷在地下走路。韦达仔细观察了他的动作，沉吟了一会，然后把达维逊的手牵到沙发上，让他抚摸。韦达说，“这是长沙发，是鲍依斯教授私人房间里的长沙发。这是马尾做的衬垫”。

达维逊摸来摸去，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他确实摸到了，但是看不见。

韦达问道：“那么，你看见了什么呢？”达维逊说，他除了看见大堆的沙子和碎贝壳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韦达又让他摸一些别的东西，告诉他那些东西是什么，机灵地观察着达维逊的反应。

达维逊立刻回答道：“这船只能看见桅杆了！”说得简直驴唇不对马嘴。

韦达说：“随它去吧！听我说，达维逊，你知道幻觉是什么意思吗？”

达维逊说：“当然知道。”

“那就得啦！你看到的東西全是幻觉。”

达维逊说：“贝克莱主教！”

韦达说，“别认错人。你活得好好的。现在是在鲍依斯的房间里。但是你的眼睛出了毛病。你能感觉到，也能听到，就

是看不见。你听懂了我的话吗？”

达维逊用手指头揉揉眼睛，说：“我觉得看见的东西太多了，怎么？”

“就这样吧。不要为这事情烦恼了。贝罗斯和我租辆车送你回家吧。”

达维逊想了想说，“等一等。帮我坐下来。我很抱歉，麻烦了你们。但是，您能不能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再讲一遍给我听听。”

韦达十分耐心地又讲了一遍。达维逊闭上眼睛，把两只手按在前额上，说道：“是的，你说得很对。现在我闭着眼睛呢。我知道你是对的。这是你，贝罗斯，就坐在我旁边，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我又在英格兰了。我们呆在黑屋子里。”

但是跟着，他又睁开眼睛，说道：“那边，太阳正在升起，可以看到点点船帆和浪涛滚滚的大海。一对海鸟自由飞翔着。我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真实的东西，我坐在海滩上，齐脖子埋在沙子里！”

他弯腰向前，用双手蒙住了脸。然后又重新睁开眼睛说：“阴沉沉的大海，旭日东升，可是我仍旧坐在鲍依斯的房间里的沙发上。上帝呀，救救我吧！”

达维逊所描绘的海岛相当荒凉。岛上植物很少，只有泥煤和许多光秃秃的岩石。一群群企鹅把岩石点缀得白茫茫一片，令人看上去觉得很不舒服。他所描绘的大海常常是波涛汹涌，还下过一次大雷雨。于是他躺在那里对无声的闪电大喊大叫，头两三天，偶然也有海豹出没。他说，企鹅摇摇摆摆在他身边走过的样子非常滑稽，他仿佛躺在它们之间，互不干扰。

韦达和我护送他乘车回家去。他的家在汉姆斯戴达村庄。他说，在我们离开学院，陪他乘车回家的途中，他感到车子好像穿过了一个沙丘。沙丘中一片黑暗，出了沙丘，才重见光明。接着，又经过岩石堆、丛林和坚实的路障。车子到达他的家门口后，我们送他上楼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上楼的时候，他一路感到头晕，害怕跌倒，担心得几乎发狂。我们在上楼梯，他却认为是在攀登他想象中的海岛的悬崖，悬崖很陡，高达三四十尺，他不断提醒我们，不要把蛋踩碎了。他既怕崖陡，吓得不敢攀登，又担心蛋会被我们踩碎，不愿攀登。我们无计可施，只好把他领到楼下他父亲的会客室，让他躺在那儿的长沙发上。

开头是这样。达维逊的眼睛的这种奇怪状持续了三个星期，没有减轻。情况比单纯瞎了眼还要糟糕。现在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吃东西也得有人喂他，活像新孵出来的雏鸟似的。而且还需要人帮他脱衣、穿衣，到处需要人服侍、引领。如果随他自己走动，那么他一跨步，就准会跌在什么东西上，或是撞在墙上、门上。过了一两天，他才习惯于新的情况。当他只听到我们的声音，看不见我们时，也不再焦躁了。他乐于承认他确实是在家里，灵魂并没有出窍，躯壳也没有坐在海滨上。总之，他对韦达告诉他的每一句话都表示同意。我的妹妹原已和他订婚，她坚持经常来看望他，她每天陪伴着他，坐上几个钟头，听他讲海滩上的事情时，他握着她的手，得到极大的安慰。

我记得还有一件怪事，就是当他非常想吸烟的时候，我们把一只烟斗放在他手里，他把烟斗举到眼前，恨不得把眼珠子都要蹬出来了，然后好容易点上火，但是他吸不出一

味道来。我也有过这种亲身体会，如果看不见从烟斗里冉冉冒出的烟，我就根本享受不到吸烟的乐趣。

现在且说他的幻想的最奇怪之处：后来，当韦达租了一把轮椅，把达维逊推到室外去呼吸新鲜空气时，他显示出他的视觉的最奇怪之处。达维逊家为此新雇了一个性固执名叫伟极雷的聋子，来给达维逊推轮椅。伟极雷身强体壮，推着轮椅，自得其乐迈着快步前进。达维逊却显然感到非常痛苦，努力要使伟极雷体谅他是个衰弱不堪的盲人，经受不了折磨。可是伟极雷一点也不理会。就在那时，碰到了我的妹妹。我妹妹跟他说话时，他竟失声痛哭。他说：“唉呀！把我从这可怕的黑暗里救出去吧！”他抚摸着我的妹妹的手，又说：“我必须脱离黑暗，否则我会死掉。”但他也讲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妹妹迅速作出决定，吩咐伟极雷推轮椅向后转，把他推回家去。他们上了山，向汉姆斯达戴走时，他的恐惧感又好像立刻消失了。他说，他重新看见了星星，太好了，其实，那时快到中午了，正是天空晴朗、阳光灿烂之时。

后来他告诉我说：“当时伟极雷好像正把我向水里推去，我无力抗拒。一开始，我还并不十分害怕。当然，那是晚上，一个美丽动人的晚上。”

我问道：“确实如此吗？”因为这话太叫人奇怪了，那时明明是中午。

他说，“确实。这儿是白天的时候，那儿就一定是晚上。当时伟极雷和我一直走进水里去了。水面风平浪静，在月光下闪烁着。我到了水里，只见水面宽阔浩渺，好像愈涨愈辽阔无边，愈辽阔无边愈显得平坦。水上湿润、晶莹，仿佛光滑的肌肤。因为我是侧着身子潜入水里的，水非常缓慢地涌

到我的眼睛里来。等我到了水面下时，水分裂开来了，我下去之后，水又重新会合。月亮好像一跳跳了起来，升到空中，变得绿荧荧、暗幽幽的。鱼微微发光，在我周围左冲右撞地游来游去。还有些东西亮晶晶的，好像玻璃似的。我穿过一团纠结在一起的海藻，那海藻油亮油亮的，仿佛被一盏枝形灯照耀着。星星一个一个地隐去，月亮越来越绿，越来越暗，海藻继而发出紫红色的微光。一切都是那样的柔和而神秘，又好像什么都在颤动着。我不断地听到轮椅的轮子的咯吱声和行人路过的脚步声；还有一个人在远处叫卖《巴尔·马尔》号外。

“我继续向水下沉去，越沉越深。我的周围变得漆黑一片，没有一丝光线从上面透到那片黑暗里来。身上带磷光的海底生物显得越来越亮，越来越亮。深水里的海藻，枝杈像蛇似地蜿蜒着，闪烁着鬼火似的荧光；但是过了一会儿，就看不见海藻了。只见许多鱼儿瞪着眼，张着嘴，向我游来，在我身边穿来穿去，那些鱼都是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在它们身体的两侧，有火一样的线道，仿佛有谁用发光的笔勾出了它们的轮廓。还有一个颜色惨白的家伙，身上长了许多成对的脚，向后倒游着。从黑暗里有一大团亮光闪闪的云雾，慢慢吞吞地径直朝我逼近，到了眼前时，迅速散开，我发现那是无数鱼群。它们在纷纷争夺一件漂在水里的东西。我一直向那件东西游去，依靠鱼发出的亮光才看清那是一截折断了的桅杆，正高悬在我的头顶，摇曳不停。还有一片黑色的船壳斜漂在水里。鱼群正在咬一些磷光闪闪、奇形怪状的物体，从而使它们颤抖着，扭动着。我努力想引起伟极雷的注意。一阵恐惧向我袭来，我意识到我们也免不了葬身鱼腹。好家伙！

要不是你妹妹及时赶到了的话，很可能我早已跌进被鱼吃掉了一半的东西里面，因为它们上面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窟窿，而且……贝罗斯，那都没有关系。不过，实在太可怕了！”

有三个星期之久，达维逊一直处于这种奇特的状态，看见我们当时认为是幻影的世界。对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完全没有视觉。

后来，某一个星期二，我去看他时，在过道里碰见达维逊老爹，这位老人非常激动地说：“他能看见他的大拇指了！”他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他两眼含泪，继续说道：“他能看见他的大拇指了，贝罗斯！这孩子会完全好起来的。”

我急忙跑进去看达维逊。他正把一本小书举在面前，两只眼睛望着那本小书，发出微弱的笑声。

“真奇怪。”他说，他用手指了一下，“我还是跟平时一样，坐在石上。企鹅也还是照常到处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扑着翅膀。一条大鲸在海面上忽隐忽现，但现在太暗了，看不太清楚。请你在那儿放一件东西。啊！我看见了，我确确实实看见了。模模糊糊的，有些地方还破了，不过，我还是能看见它，那好像是它的影影绰绰的轮廓。今天早晨，他们给我穿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了。那好像是地狱般的世界里一个小洞。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旁边。不，不是放在那儿。唉呀！对了！我看见你的手了——你的大拇指和袖口的一角！你的手旁就有一群星星，排列成一个十字架，出现在我的眼前。”

从那时起，达维逊开始恢复健康。他讲他的健康变化时，就像讲他的幻想时一样，出奇地有说服力。在他的视野的条条块块上，幻影世界逐渐在暗淡下去，现实世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而且通过这些半明半暗的缺口，他开始朦朦胧胧地